

得其侶深喜乃曰我好遊神仙之山不期逢君迹如是邪虛無子乃謂簡曰自此東不遠一名山甚有神仙之迹去遊乎簡因曰願隨之一遊季與簡東行數日但見山川杳絕人迹及至一大山息之於山下虛無子謂簡曰已出塵世萬餘里也今與君俱入此山君至此山必知與人間之山有殊也乃同前行遂

見一大橋甚高峻及登陟之見兩邊欄檻並飾以珠翠俄至一宅四面皆山峯如畫門上有牌題之曰虛無子宅簡誇然謂虛無子曰何題吾子之名也虛無子笑曰但且入此宅及同入其門見樓閣臺榭非世間所有遂又引簡臨一流水閣內共坐須臾有青衣童子數人侍立樽俎間唯珠果香醪而已虛無子指水次一草謂簡曰只此草食之已與人間諸山之藥不同矣簡乃切求之虛無子令侍童撥一小艇過其水就水次取此草子以賜簡簡因藏於懷中起謂虛無子曰吾子必此住我當回虛無子起別謂簡曰君休遊名山訪神仙之迹但以此草子種之而以其苗食

之當得長生不必須待作神仙也虛無子仍曰君其訪來路以歸庶不迷悞簡乃依其言訪舊路得還其鄉乃以此草子臨木種之自採其苗服餌後百餘歲髮不白一日忽與家人及鄉黨別而去不知所之

疑仙傳卷中

隱夫玉簡撰

東方玄者荊州人也結一茅廬於南山下居之與其妻范氏俱好道忽因一道流過於山中玄與妻俱請至茅廬中玄乃削竹爲脯汲水爲酒以禮待道流道流甚驚之范氏又叱一竹杖爲一大飛禽乘之而飛俄頃間復至

攜一碁局來謂道流曰我欲與玄對碁道流大怪因問曰何處去取此碁局邪范氏曰我往南海邊女伴家取此碁局來道流曰女伴何人也范氏曰此女伴亦有小術往往來與我戲吾師能暫伺之即當至矣道流因又問玄曰此皆何術也君與妻何得此事玄曰我昔偶娶得此范氏爲妻傳我以其術即終不知此范氏始自何傳之也道流方與玄語空中有絲竹之聲須臾見一女子容質佳麗自空而下笑謂范氏曰何又招他俗流也范氏曰此道流過於山前我偶命之不似東方玄也其女子曰何未對碁也玄乃曰女伴但自去遊戲我且與此道流談論其女子即使於

面前以手畫地變爲一大池周回皆長松翠竹隈其岸即芝荷芬郁中有一畫舸其女子即自登之范氏遽以一隻履投於池中又變爲一畫舸各自游泳仍自鼓棹而歌其歌聲清切甚傷感人道流乃泣下而歎曰我學道來十五餘年遊山訪藥未嘗敢怠終不遇人豈知此女郎皆有此神仙之事耶女子與范氏見之俱出畫舸而登岸似有不悅之色相顧良久其女子乃叱其池其池與松竹苦荷及畫舸皆應聲不見便仍與范氏俱各乘一竹昇空而去玄笑謂道流曰吾師且歸勿久住此道流乃謝而去之及來年道流又過此因訪焉山下人皆曰東方玄已移家入遠山也李陽者蜀人也學道十餘年志不退嘗於江邊見一大龜白色如玉異之收養焉後三載此龜忽乘虛而去七日復來陽乃祝之曰神仙之道玄之又玄固不可鑽仰也余一自聞三清之景覽十洲之事知塵世不可以依倚已十餘年苦心於度機也其如無身第之途以堅我心忽一日江邊見爾龜其色潔白如

玉本異之收養何今日忽昇空去又復來爾是仙家之龜也當每去而復來若不然其水去勿復住其龜遽又昇空而去經七日又復至陽深疑是神仙變化因引之徐行於江邊遊賞忽有一老叟遠問陽曰此龜我所失也

君何得陽曰我昔年於此水濱收得養之老叟曰此龜能乘虛空而遊又能入水底而不濡濕人若乘之可以遊萬里之外入四海之內也君既收養已久我今與君君當試乘之但自訪神仙乘此即可周游八極矣陽拜謝

之  
敢入水而祝龜曰蜀人頗怪陽去而復來有訪之以問者陽曰我多在山中取藥耳人又問其龜者陽曰此龜長生之物也我昔日在江邊見之收得以養雖色奇而別無它異其問者又因至夜竊此龜去陽乃遠遊不知所

之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七歲容貌端莊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爲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人邪楊妃自與我同輩也那得知其老叟忽然不見陽乃以一足試踏龜背○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以求尋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來我家爲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觀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邪我在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即每

乘雲御氣駕鸞鳳嬉遊天外時酌瓊浆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揖嫦娥於月宮戲織女於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為樂殊不知富與貴但多事也況纔見生俄見死邪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上之事忽不見其女不知所之

間之嘗雜塵中之苦惱春秋之榮謝少老之逼促爾盡察之也何久遊趙魏不遠遊四極趙魏戎馬之郊也非道人宜遊若夫滌慮蕩煩欲先潔其形趙魏之地不可革對曰爾何爲出於趙魏之間也唯道人也可隨土地而化我遊趙魏之間與遊玉清蓬瀛不殊矣若其以他帝王而爲尊以我匹夫而爲賤呼我之名氏談帝王之敬待即朝在玉清蓬瀛夕届趙魏亦俗之情生矣我又奚遠遊爾當遠遊以蟬蛻俗事苟不遠遊必死人間必不能同我也果笑而不對革又曰爾命我遊恒山者止欲一示我策杖爲青牛邪爾豈不知何物不可變化物之變化不可奇自人而化仙者尚世世有之遽起不辭果而下絕頂因便結草於山中居之後不知其終人或有見

或問其姓氏即對曰我自幼不識父亦猶方朔也故亦不能作一姓氏也泗水邊皆潛察其舉止草衣兒知之逃往漢江濱又垂釣江濱人初以爲漁者及又不見獲魚雖炎燭凜冽但一草衣數年不易亦甚疑之又有問之者曰爾何姓名也爲釣在江濱已數年寒暄但一草衣又不見得魚何也草衣兒曰我是草衣兒曰人呼我爲草衣兒來垂釣也釣不必在魚也況我自得之又焉知我不得也我旣號爲草衣兒又安能更須姓名也江濱人亦潛察之草衣兒知之又逃往渭水垂釣水濱人見其容貌美又唯披一草衣深以爲隱者後見其不獲魚乃疑之又有問之者曰君何隱也來渭水何也欲繼呂望之名邪草衣兒對曰我性好釣魚自幼便以垂釣爲樂嘗亦釣於數水皆不可釣故來此水人亦見我披草衣呼我爲草衣兒呂望者是他見紺不可諫欲佐西伯來此而待非釣魚也方今明主有天下無西伯可待又何繼呂望之名也問者曰爾不待西伯待何人也草衣兒曰我

待一片石耳其人笑而不復問後數日有一片白石可長丈餘隨渭水流至草衣兒見之忻喜踴躍謂水邊人曰我本不釣魚待釣此石也數年間一身無所容今日可容此身也乃上此石乘流而去不知所之

朱子真者長安南山下有別墅焉家甚富松檜成陰花竹雜植小橋架流水高閣齊岫雲子真常戴一葛巾衣輕敘手攜一青竹杖自遯自遊以繡衣女子數人隨之遇興而便酌香醪獨醉人罕得見其面長安有少年趙穎○者不羈之人也既聞之遂造謁焉及叩其門有一女僕出命之子真見穎問曰君何人也何遠來此相訪穎曰我愛歌喜酒之人也每恨天地不容花卉長春常恐平生有幽景不得一遊此外即雖貴列鼎鍾不聞我心也子真喜乃延之於一小臺共酌金罍仍謂之曰君子遊狎之徒也多遊賞耳今欲不用絃管出一小妓共觀之乃令二侍女取一對木刻翥鳳飾之珠翠宛若其生仍有一女子金冠羅衣便舉聲而歌其鳳即舞故流風回雪之

態未及須臾金冠女子歌罷鳳亦止舞子真乃自歌曰人間幾日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短促共知有殊異且須懽醉在生前穎聞之不覺長歎子真乃令侍女於玉壺中取一丸丹以賜穎曰服此且更遊人間二百年穎拜謝之仍辭而回及鑿處將幸蜀山下忽失其子真家穎服此藥果得二百餘歲矣

丁寔者多遊洛陽自稱嵩山隱人髮白如絲而貌若桃華色或問之曰君應百歲也何時隱嵩山寔曰我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

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首我即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容顏不變故不記多少歲也亦嘗識漢武時東方朔是仙家一小兒性顛狂仙家惡之令出於人世

○ 疑仙傳卷中

曰君既得靈丹何不爲仙也寔曰我雖得長生之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固不能昇仙也寔每歲至春和即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杜山將起兵寔謂人曰我又須迷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我曾拜王母王母有是言我故訪方朔以問方朔亦笑而不諱我亦識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悞入他桃源洞終亦有俗心故不得仙也爾後好仙者多白日昇天皆不復回我亦本非神仙故多不遇之人或又問